

docsriver 文川网
古籍书城
入驻商家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劉禹錫集箋證

中



〔唐〕劉禹錫著
瞿蛻園箋證

劉禹錫集箋證

中

上海古籍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89644

1189644



劉禹錫集箋證卷第二十二

五言今體二十首

春日退朝

紫陌夜來雨，南山朝下看。
戟枝迎日動，閣影助松寒。
瑞氣卷綃縠，遊光泛波瀾。
御溝新柳色，處處拂歸鞍。

【校】

〔光泛〕全唐詩泛下注云：一作浮。

【箋證】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按：此詩初無寓意，詞旨平淺，疑是貞元末年禹錫初登朝時所作。

經東都安國觀九仙公主舊院作

仙院御溝東，今來事不同。門開青草日；樓閉綠楊風。將犬昇天路；披霓赴月宮。武皇會駐蹕，親問主人翁。

【校】

〔九仙〕崇本、明鈔本無仙字，非。英華作九公子，尤誤。全唐詩注云：一作九公子。〔將犬〕

全唐詩犬下注云：一作火。

〔披霓〕全唐詩霓作雲，注云：一作霓。

【箋證】

按：安國觀爲九仙公主故宅，於史尙無明徵。唐兩京城坊考五：「定鼎門街東第二街安國女道士觀，本太平公主宅，安慶緒囚甄濟于安國觀，見舊書忠義傳。」此一說。唐語林七：「政平坊安國觀，明皇時玉真公主所建，門樓高九十尺，而柱端無斜。殿南有精思院，琢玉爲天尊老君之像，葉法善、羅公遠、張果先生並圖形於壁。院南池引御渠水注之，壘石像蓬萊、方丈、瀛洲三山。女冠多上陽宮人。其東爲國學相接。咸通中，有書生云：常聞山池內步虛笙磬之音。盧尚書有詩云：夕照紗窗起

暗塵，青松繞殿不知春。閒看白首誦經者，半是宮中歌舞人。」此又一說。考唐代諸帝女多以受錄奉道爲名，配偶之間殊不盡守繩墨。然苟非其人已得罪，恐未敢遽斥其陰私。此詩用寶太主幸董偃事，指斥過甚。九仙公主蓋當時俗稱，其封號未詳，終未敢定其爲誰某。依語林則爲玉真公主。玉真公主見李白集，未嘗下嫁，且不受邑封，似不應詆其失德。依城坊考則爲太平公主。新唐書太平公主傳稱武后丐主爲道士，真築宮如方士薰戒，其一生縱恣赫奕，遺宅宜爲人指點，未知是否。至此詩「仙院御溝東」之句頗與語林所敘景物合。

〔主人翁〕漢書東方朔傳：「初，帝姑館陶公主號寶太主，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上（武帝）臨山林，主自執宰蔽膝，道入登階就坐，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迺下殿去簪珥，徒跣頓首謝曰：妾無狀，負陛下，身當伏誅，陛下不致之法，頓首死罪。有詔謝主簪履，起之東廂，自引董君，隨主前，伏殿下，主迺贊館陶公主胞（庖）人臣偃昧死再拜謁，因叩頭謝。上爲之起，有詔賜衣冠上。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爲主人翁。」詩用此事，以喻公主之不檢，爲君主所容縱。

附錄一 金石錄二七

右唐玉真公主墓誌，王縉撰。誌云：公主法號無上，真字玄玄，天寶中更賜號曰持盈爾。誌又云：

中宗時封昌興縣主，睿宗時封昌興公主，後改封玉真，進爲長公主。唐史但云封崇昌縣主，而以昌興爲崇昌者，皆其闕誤。誌又云：元年建辰月卒，而史以爲卒于寶應中，非也。

按：新唐書公主傳云：「天寶三載（七四四），上言曰：先帝許妾捨家，今仍叨主第，食租賦，誠願去公主號，罷邑司，歸之王府。」玄宗不許。又言：妾高宗之孫，睿宗之女，陛下之女弟，於天下不爲賤，何必名繫主號資湯沐，然後爲貴？請入數百家之產，延十年之命？帝知至意，乃許之。薨寶應時。」寶應與元年卽是一年，蓋肅宗上元二年九月去年號但稱元年，次年四月卽改寶應，傳與誌實無甚差別，金石錄之言非是。又按：通鑑二二二：「上皇愛興慶宮，自蜀歸卽居之。上（肅宗）時自夾城往起居，上皇亦間至大明宮。左龍武大將軍陳玄禮、內侍監高力士久侍衛上皇，上又命玉真公主、如仙媛、內侍王承恩、魏悅及梨園弟子常娛侍左右。」考異云：「常侍言旨作九仙媛，唐曆作九公主女媛。今從新、舊傳，蓋舊宮人也。」頗疑九仙公主卽玉真公主，常侍言旨爲唐人記載，宜較可信，或玉真公主不欲仍襲公主之稱，故特製九仙媛之稱，而外間卽呼爲九仙公主，唐曆字小異，或傳寫偶誤耳。玉真公主旣以寶應元年卒，則與玄宗、肅宗之卒正爲同時，豈宮廷中有變故，爲李輔國等所害耶！

附錄二 王建九仙公主舊莊詩

仙居五里外門西，石路親回御馬蹄。天使來栽宮裏樹，羅衣自買院前溪。野牛行傍澆花井，本主分將灌藥畦。樓上鳳皇飛去後，白雲紅葉屬山雞。

蜀先主廟 漢末謠：黃牛白腹，五銖當復。

天下英雄氣，千秋尙凜然。勢分三足鼎；業復五銖錢。得相能開國；生兒不象賢。淒涼蜀故妓，來舞魏宮前。

【校】

〔天下〕全唐詩下作地，注云：一作下。

【箋證】

按：清一統志：昭烈帝廟在奉節縣東，方輿勝覽：去縣六里。杜甫詠懷古跡詩「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與此詩皆指夔州之蜀先主廟。自是禹錫任夔州刺史時之作。

〔五銖錢〕瀛奎律髓云：「胡澹庵有詩云：須令民去思，如漢思五銖。自注謂五銖起於元狩五年（前一八），新室罷之。民思以五銖市買，莽法，復挾五銖錢者投四裔。光武因馬援言復之，民以爲便。董卓悉壞五銖，曹操爲相復之。自魏至梁、陳、周、隋，皆以五銖爲便。唐武德四年，鑄開通元寶，五銖始不復見。夢得此詩用三足鼎、五銖錢，可謂精當矣。」

觀八陣圖

軒皇傳上略，蜀相運神機。水落龍蛇出；沙平鵝鶴飛。波濤無動勢；鱗介避餘威。會有知兵者，臨流指是非。

【校】

〔臨流〕全唐詩流下注云：一作岐。

【箋證】

按：此亦在夔州時據所目觀而作。唐語林二：「王武子曾在夔州之西市，俯臨江岸沙石，下看諸葛亮八陣圖，箕張翼舒，鵝形鶴勢，聚石分布，宛然尙存。峽水大時，三蜀雪消之際，瀕滂滉瀆，大樹

十圍，枯槎百丈，破礮（廣記作礮，是）巨石，隨波塞川而下，水與岸齊，雷奔山裂，聚石爲堆者斷可知也。及乎水已平，萬物皆失故態，惟陣圖小石之堆，標聚行列依然，如是者垂六七百年間，淘灑推激，迨今不動。劉禹錫曰：是諸葛公誠明一心，爲先主効死，況此法出六韜，是太公上智之材所構，自有此法，惟孔明行之。所以神明保持一定而不可改也。東晉桓溫征蜀過此，曰：此常山蛇陣，擊頭則尾應，擊尾則頭應，擊其中則頭尾皆應。常山者地名，其蛇兩頭，出於常山，其陣適類其蛇之兩頭，故名之也。溫遂勒銘曰：望古識其真，臨源愛往跡。恐君遺事節，聊下南山石。此節出劉賓客嘉話錄，而今本嘉話錄多訛脫不可校。觀此詩知與禹錫平日所說相符。嘉話錄卽韋絢在夔州聞諸禹錫之言，見聞自是親切。

〔八陣圖〕八陣圖始見水經注，云：「江水又東，逕諸葛亮圖壘，石積平曠，望兼川陸，有亮所造八陣圖，東跨故壘，皆累細石爲之。自壘西去，聚石八行，行間相去二丈，今以水漂蕩，歲月消損，高處可二三尺，下處磨滅殆盡。」方輿勝覽云：「荆南圖經云：在奉節縣西南七里。又云：在永安宮南一里。渚下平積上有孔明八陣圖，聚細石爲之，各高五丈，皆棋布相當，中間相去九尺，中開南北巷，悉廣正五尺，凡六十四聚，或爲人散亂，及爲夏水所沒，及水退後依然如故。又有二十四聚，作兩層，其後每層各十二聚。」又太平寰宇記引盛弘之荊州記云：「壘西聚石爲八行，行八聚，聚間相去二丈許，謂之八陣圖。因曰：八陣旣成，自今行師更不復敗。八陣及壘皆圖兵勢行藏之權，自後深識者所不能了。」

桓溫伐蜀經之，以爲常山蛇勢，此蓋意言之。據此諸說，知詩中所云：「水落龍蛇出，沙平鵝鶴飛」，及「會有知兵者，臨流指是非」，皆有所本，非禹錫自造意也。

八月十五夜玩月

天將今夜月，一徧洗寰瀛。暑退九霄淨，秋澄萬景清。星辰讓光彩，風露發晶英。能變人間世，儵然是玉京。

【校】

〔十五〕紹本、崇本、畿本、全唐詩五下均有日字，是。

【箋證】

按：白居易有答夢得八月十五日夜翫月見寄詩「南國碧雲客，東京白首翁。松江初有月，伊水正無風」云云，當是答外集卷二之一首，非答此首。此詩或是少作，故語甚平淺，別無寓意。

許給事見示哭工部劉尙書詩因命同作

漢室賢王後；從叔望出河間。孔門高弟人。濟時成國器；樂道任天真。特達圭無玷；堅貞竹有筠。總戎寬得衆；市義貴能貧。護塞無南牧；馳心拱北辰。乞身來闕下；賜告臥漳濱。榮耀初題劍；清羸已挖紳。宮星徒列位；隙日不回輪。自昔追飛侶；今爲侍從臣。素弦哀已絕；青簡歎猶新。未遂揮金樂；空悲撤瑟晨。淒涼竹林下，無復見清塵。從叔自渭北節度以疾歸朝，比及拜尙書，竟不克中謝。

【校】

〔望出〕紹本、崇本、中山集出均作在。〔高弟〕紹本、崇本、畿本、中山集弟均作第。〔市義〕崇本市作布。〔自昔〕明鈔本作昔自。〔不克中謝〕崇本無克字。

【注】

〔賢王〕謂河間獻王德，漢書本傳稱其修學好古，實事求是。

〔宮星〕據詞意當是劉公濟歿後贈官爲東宮三師。

〔侍從臣〕唐制給事中稱兩省供奉官，故曰侍從臣。

【箋證】

按：權德輿有詩題爲哭劉四尙書，注云：「勒於碑陰。」詩云：「士友惜賢人，天朝喪守臣。才華推獨步；聲氣幸相親。理析寰中妙；儒爲席上珍。笑言成月旦；風韻挹天真。丹地膺推擇；青油寄撫循。豈言朝象魏；翻是臥漳濱。命賜龍泉重；追榮蜜印陳。撤絃驚物故；庀具見家貧。牢落風悲笛；沈瀾涕泣巾。只嗟蒿里月；非復柳營春。黃絹碑文在；青松隧路新。音容無處所，歸作北邙塵。」許詩未見，劉、權二詩既同用一韻，又俱爲十二聯，詩體全同，恐許詩亦如此。

〔許給事〕謂許孟容，舊唐書一五四、新唐書一六二均有傳。據傳，貞元十四年（七九八），轉兵部郎中，未滿歲，遷給事中，蓋自此至元和初皆官給事中未改官。禹錫與相往還，當在貞元末年。此後惟元和十年（八一五）禹錫至京或一與相見，則孟容已遷吏部侍郎矣。

〔劉尙書〕謂劉公濟。德宗紀：貞元十八年（八〇二），以同州刺史劉公濟爲鄜州刺史，鄜坊丹延節度使。二十年，以鄜坊丹延節度使劉公濟爲工部尙書，正禹錫官監察御史時也。又柳河東集先友記云：劉公濟，河間人，寬厚碩大，與物無忤。爲渭北節度，入爲工部尙書卒。唐會要云：諡曰敬。公濟爲河間人，與此詩「漢室賢王後」之語合。

〔未遂揮金樂〕此用漢書疏廣傳：「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廣

爲太子太傅，與此詩上文「宮星徒列位」相應，蓋公濟歿後贈東宮三師也。

奉和中書崔舍人八月十五日夜玩月二十韻

暮景中秋爽，陰靈既望圓。騰精浮碧海，分照接虞淵。迴見孤輪出，高從倚蓋旋。二儀含皎澈，萬象共澄鮮。整御當西陸，舒光麗上玄。從星變風雨，順日助陶甄。遠近同時望，晶熒此夜偏。運行調玉燭，潔白應金天。曲沼凝瑤鏡，通衢若象筵。逢人盡冰雪，遇境卽神仙。引素吞銀漢，凝清洗綠煙。皋禽警露下，鄰杵思風前。水是還珠浦，山成種玉田。劍沈三尺影，燈罷九枝然。象外行無迹，寰中影有遷。稍當雲闕正，未映斗城懸。靜對揮宸翰，閑臨襲彩牋。境同牛渚上，宿在鳳池邊。興掩尋安道，詞勝命仲宣。從今紙貴後，不復詠陳篇。

【校】

〔騰精浮碧海〕全唐詩騰作浮，注云：一作騰；浮作離，注云：一作浮。

〔凝瑤鏡〕紹本、崇本、全唐詩凝均作疑。

〔遇境〕英華境作景。

〔皎澈〕崇本、英華澈均全唐詩作景，注云：一

作潔。

作境。〔行無迹〕全唐詩行作形。〔有遷〕幾本、全唐詩有下注云：一作自，英華注云：雜詠作自。

【箋證】

按：丁居晦承旨學士院壁記：崔羣，元和二年（八〇七）十一月六日自左補闕充。七年（八一二）四月二十九日遷中書舍人。九年（八一四）六月二十六日出院。在此前後未見其他崔姓之中書舍人。疑此詩卽是和崔羣者。然禹錫是時方在謫籍，詩中雖有「遠近同時望，晶瑩此夜偏」之語，略寓升沉之慨，究似與二人交誼之深淺不甚合，仍當存疑。

又按：集中涉及崔羣者，尙有本集卷十七、外集卷二、六、八等篇。

奉和淮南李相公早秋即事寄成都武相公

八柱共承天，東西別隱然。遠夷爭慕化，真相故臨邊。並進夔龍位，仍齊龜鶴年。相公詩有齊年並進之句也。同心舟已濟，造膝屢常聯。對領專征寄，遙持造物權。斗牛添氣色，井絡靜氛煙。獻可通三略，分甘出萬錢。漢南趨節制，趙北賜山川。玉帳觀渝舞，虹旌獵楚田。步

嫌雙綬重，夢入九城偏。秋與離情動，詩從樂府傳。聆音還竊抃，不覺撫么弦。李中書自揚州見示詩本，因命仰和。

【校】

〔題〕全唐詩早下注云：一作暮。

〔別隱然〕明鈔本別作列。

〔趙北〕英華趙作淮，誤。

全

唐詩趙下注云：一作淮。按：此二句皆指李吉甫，吉甫封趙國公。

〔秋與〕全唐詩與作雨，注云：

一作興，一作與。

〔詩從〕全唐詩作新詩，注云：一作詩從。

【注】

〔李相公〕謂李吉甫。

〔武相公〕謂武元衡。

〔雙綬〕唐人以節度兼觀察為兩使，故云雙綬。

【箋證】

按：憲宗紀：武元衡以元和二年（八〇七）自宰相出鎮西川，八年徵還。據李吉甫傳，元和四年（八〇九）出鎮淮南，六年（八一—）復入知政事。則此詩必作於四年以後，六年以前，禹錫時在朗州。注云李中書自揚州見示詩本，知吉甫於禹錫有拳拳之意。稱李中書者，吉甫於元和二年（八〇七）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出鎮仍帶此銜。關於吉甫、元衡事，參見本集卷十三、十八各篇。

附錄 武元衡和詩（按：李吉甫原詩未見）

楊州隋故都（按：字從木，故與竹字爲偶。）竹使漢名儒。翊聖恩華異；持衡節制殊。朝廷連受脈；台座接訃謨。金玉裁王度；丹書奉帝俞。九重辭象魏，千萬握兵符。鐵馬秋臨塞；虹旌夜渡瀘。江長梅笛怨；天遠桂輪孤。浩歎煙霜曉；芳期蘭蕙蕪。雅言書一札；賓海雁東隅。歲月奔波盡；音徽霧雨濡。蜀江分井絡；錦浪入淮湖。獨抱相思恨，關山不可踰。

元和癸巳歲仲秋詔發江陵偏師問罪蠻徼後命宣慰釋兵歸降凱旋之辰率爾成詠寄荆南嚴司空

蠻水阻朝宗，兵符下渚宮。前籌得上策，無戰已成功。漢使星飛入，夷心草偃同。歡謠開竹棧，拜舞擲桑弓。就日知冰釋，投人念鳥窮。網羅三面解，章奏九門通。卉服聯操袂，雕題盡鞠躬。降幡秋練白，驛騎晝塵紅。火號休傳警，機橋罷亘空。登山不見虜，振旆自生風。江遠煙波靜，軍回氣色雄。佇看聞喜後，金石賜元戎。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校】

〔率爾〕結一本率作卒，誤。

〔歡謠〕全唐詩歡作歌，注云：一作歡。

〔九門〕全唐詩門下

注云：一作重，英華與一作同。

【注】

〔渚宮〕輿地紀勝云：廣記云：「江陵故城在東南有渚宮。」元和郡縣志云：「楚別宮。」左傳曰：「王在渚宮。」水經注云：「今城，楚船官地也，春秋之渚宮。」

【箋證】

按：嚴司空謂嚴綬，舊唐書一四六有傳，新唐書一二九附嚴挺之傳，以綬爲挺之從孫也。據傳：「大曆中登進士第，累佐使府，貞元中由侍御史充宣歙團練副使，爲其使劉贊委遇，政事多所咨訪。十二年（七九六），贊卒，綬掌宣歙留務，傾府藏以進獻，由是有恩。召爲尚書刑部員外郎。天下賓佐進獻，由綬始也。未幾河東節度使李說嬰疾，事多曠弛，行軍司馬鄭儋代綜軍政，旣而說卒，因授儋河東節度使。是時姑息四方諸侯，未嘗特命，帥守物故，卽用行軍司馬爲帥，冀軍情厭服。儋旣爲帥，德宗選朝士可以代儋爲行軍司馬者，因綬前日進獻，上頗記之，命檢校司封郎中充河東行軍司馬。不周歲儋卒，遷綬銀青光祿大夫……充河東節度支度營田觀察處置等使。元和元年……夏平，加綬檢校左僕射，尋拜司空，（按此仍是檢校司空，非真拜）……四年，入拜尚書右僕射。綬雖名家子，爲吏

有方略，然銳於勢利，不存名節，人士以此薄之。……尋出鎮荆南，進封鄭國公。據紀，綬鎮荆南始於元和六年（八一—），禹錫在朗州，爲其巡屬，不得不屈己承奉。其人非端士，與韋臯、裴均皆首向憲宗勸進者，王、韋之及禍，綬與有力焉。又按：此詩題云元和癸巳歲，元和八年（八一—）也。通鑑二三八——九，元和六年（八一—）閏月辛卯朔，黔州賊帥張伯靖寇播州、費州。八年（八一—）七月丁未，辰淑賊帥張伯靖請降，辛亥，以伯靖爲歸州司馬，委荆南軍前驅使。綬傳云：「有淑州蠻首張伯靖者，殺長吏，據辰、錦等州，連九洞以自固，詔綬出兵討之，綬遣部將李忠烈賫書曉諭，盡招降之。」此爲唐史污鱗少數民族之記載，題中所云，卽指此事。

武陵書懷五十韻 并引

按天官書，武陵當翼軫之分，其在春秋及戰國時，皆楚地。後爲秦惠王所并，置黔中郡。漢興，更名曰武陵，東徙於今治所。常林義陵記云：初項籍殺義帝於郴，武陵人曰：天下憐楚而興，今吾王何罪乃見殺？郡民縞素哭於招屈亭，高祖聞而義之，故亦曰義陵。今郡城東南亭舍其所也。晉、宋、齊、梁間皆以分王子弟，事存於其書。永貞元年，余始以尙書外郎出補連山守，道貶爲是郡司馬。至則以方志所載而質諸其人民。顧山川風物皆騷人所賦，乃具所聞見而成是詩，因自述其

出處之所以然。故用書懷爲目云。

西漢開支郡，南朝號戚藩。四封當列宿，百雉俯清沅。高岸朝霞合，驚湍激箭奔。積陰春暗度，將霽霧先昏。俗尙東皇祀，謠傳義帝冤。桃花迷隱跡，棟葉慰忠魂。戶算資漁獵，鄉豪恃子孫。照山畚火動，踢月俚歌喧。擁楫舟爲市，連蕘竹覆軒。披沙金粟見，拾羽翠翹翻。茗坼滄溪秀，蘋生枉渚暄。蒼溪茶爲邑人所重，枉渚近在郭東。禽驚格磔起，魚戲噉喙繁。按本草經曰：鷓鴣聲如鉤軻格磔者是也。

沈約臺樹故，李衡墟落存。隱侯臺、木奴洲並在。湘靈悲鼓瑟，泉

客泣酬恩。露變蒹葭浦，星懸橘柚村。虎咆空野震，鼉作滿川渾。鄰里皆遷客，兒童習左言。炎天無冽井，霜月見芳蓀。清白家傳貴，詩書志所敦。列科叨甲乙，從宦出丘樊。結友心多契，馳聲氣尙吞。士安曾重賦，元禮許登門。草檄嫖姚幕，巡兵戊己屯。築臺先自隗，送客獨留髡。遂結王畿綬，來觀衢室尊。鳶飛入鷹隼，魚目儷瓊璠。曉燭羅馳道，朝陽關帝闈。王正會夷夏，月朔盛旗幡。獨立當瑤闕，傳訶步紫垣。按章清犴獄，視祭潔蘋蘩。御曆昌期遠，傳家寶祚蕃。絲文光夏啓，神教畏軒轅。內禪因天性，膺圖授化元。繼明懸日月，出震統乾坤。大孝三朝備，洪恩九族惇。百川宗渤澥，五岳輔崑崙。何幸逢休運？微班識至尊。校緡資筦榷，復土奉山園。時以本官判度支鹽鐵等，兼崇陵使判官。一失貴人意，徒聞

太學論。直廬辭錦帳，遠守愧朱轡。巢幕方猶燕，搶榆尙笑鯤。遭回過荆楚，流落感涼溫。旅望花無色，愁心醉不悞。春江千里草，暮雨一聲猿。問卜安冥數，看方理病源。帶除衣改製，塵澀劍成痕。三秀悲中散，二毛傷虎賁。來憂禦魑魅，歸願牧雞豚。就日秦京遠，臨風楚奏煩。南登無灞岸，旦夕上高原。

【校】

〔義之〕全唐詩義作異，非。

〔舍其所也〕崇本舍作是。

〔東南〕崇本二字乙。

〔棟葉〕

全唐詩棟下注云：一作練，紹本、崇本與一作同。

〔枉渚暄〕

全唐詩暄下注云：一作妍。按：妍字

出韻，非。

〔邑人所重〕明鈔本重下有惜字，下近在作亦在。崇本同。

〔禽驚〕全唐詩驚下注

云：一作鳴。

〔故瑟〕崇本瑟作曲。

〔習左言〕崇本習作盡。

〔心多〕〔氣尙〕崇本、明鈔本

均乙。

〔家傳貴〕紹本、崇本貴作遺，全唐詩作遠。

〔犴嶽〕幾本犴作岸。

〔膺圖〕全唐詩

膺作雄。

〔兼崇陵使〕崇本兼上有案字，下有充字，明鈔本無兼崇二字。

〔荆楚〕紹本、崇本、

幾本楚均作郢。

〔魑魅〕紹本、崇本二字乙，誤。

【注】

〔桃花〕按此句指桃花源在武陵。

〔泉客〕即淵客。文選左思吳都賦：淵客慷慨而泣珠。注：淵客即鮫人也。述異記：南海中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機織，其眼能泣，泣則出珠。唐避高祖諱，改淵爲泉。

〔三秀〕按文選嵇康幽憤詩，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予獨何爲，有志不就。詩卽用此意。

【箋證】

按：此詩自篇首至「霜月見芳蓀」，皆武陵之沿革古蹟及風土物產，而錯雜述之。自「清白家傳貴」至「元禮許登門」言己之家世科第出身。「草檄嫖姚幕」以下二韻言從事淮南杜佑幕府，「遂結王畿綬」以下四韻言由渭南主簿入仕朝中。「獨立當瑤闕」以下二韻言爲監察御史，按章指推獄，視祭指監祭。「御曆昌期遠」以下六韻言順宗、憲宗相繼嗣位。「何幸逢休運」以下二韻言己在永貞時之任要職，校緝謂判度支鹽鐵案，復土謂爲崇陵使判官。「一失貴人意」以下皆言貶官之事。「徒聞太學論」用東漢太學生張鳳論救皇甫規等事。此詩自是初至朗州時所作。「問卜安冥數，看方理病源」及「塵澀劍成痕」等句，正與本集卷一之何卜賦、砥石賦、卷十答道州薛郎中論方書書等篇可相印證，知禹錫詩文皆本於實事，非綜覽全集，不能深知其意。

又按：前人評此詩者，丹鉛總錄二二云：「儲光義詩：落落燒霧明，農夫知雨止。耿漳詩：向人微月在，報雨早露生。此卽諺所謂朝霞不出市，暮霞走千里也。劉禹錫武陵詩：積陰春暗度，將霽霧先昏，耿漳詩：晚雷期稔歲，重霧報晴天。皆用老農占驗語。予舊日秋成詩云：草頭占月暈，米價問天

河。亦用諺語：日暈長江水，月暈草頭空；又七月七夕視天河顯晦，卜米價豐賤，蓋老農有驗之占云。」此亦足證禹錫之留心農事，采謠諺入詩。

〔義陵〕詩引中於義陵之名所由來言之較詳，而改義陵爲武陵則稍略，於義爲未足。考晉書潘京傳：趙厥嘗問曰：貴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鄙郡本名義陵，在辰陽縣界，與夷相接，數爲所攻，光武時移東出，共議易號，傳曰止戈爲武，詩稱高平曰陵，於是名焉。（續漢書郡國志注引先賢傳同）此亦可備一說。

〔招屈亭〕輿地紀勝云：「今郡南亭卽其所，在安濟門之右，沅水之濱。每端午日，以角黍餉飯，揚桴中流，競渡以濟，邦人縱觀。」又云：「唐龍朔中，縣令蔡朝英重修，且刻石以紀其事。」本集卷二十四酬朗州崔員外與任十四兄侍御同過鄙人舊居見懷之什云：「昔日居鄰招屈亭，楓林橘樹鷓鴣聲。」則招屈亭卽禹錫在朗州時寓舍附近，宜其稔習也。當與卷九機汲記參看。

〔棟葉〕按：此句指祭屈原事。吳均續齊諧記。有五月五日作粽，并帶棟葉五花絲之記載。

〔枉渚〕元和郡縣志云：枉水出武陵縣南蒼山，名曰枉渚。楚詞云：朝發枉渚，夕宿辰陽，亦謂此也。〔清〕統志云：「枉水在武陵縣南，一名蒼溪，源出金霞山，東北流經善德山入沅。」

〔沈約〕輿地紀勝云：「沈公臺碑在武陵西南三里光福寺竹林中，今猶存古碑，題額云重游沈公臺記，碑字漫滅不可讀。記謂沈約爲沅南令，按約傳未嘗令沅南也。」〔清〕統志云：「沈約臺在光福寺古

樟樹下，按宋時武陵屬郢州，蔡興宗爲郢州刺史，引沈約爲安西外兵參軍兼記室，約必曾至武陵，故有此臺，非以令沅故也。」

〔李衡〕水經注沅水注云：「龍陽縣之汜洲長二十里，吳丹陽太守李衡植柑於其上，臨死，勅其子曰：吾州里有木奴千頭，不責衣食，歲絹千匹。」吳末，衡柑成。」此事其他記載多有之，禹錫援此說謂之木奴洲，非洲名木奴也。

〔二毛傷虎賁〕此句用事稍隱曲。文選潘岳秋興賦序：「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於散騎之省。」以虎賁稱潘岳，爲湊韻而已。

經伏波神祠

蒙蒙篁竹下，有路上壺頭。漢壘磨_駘鬪，蠻溪霧雨愁。懷人敬遺像，閱世指東流。自負霸王略，安知恩澤侯？鄉園辭石柱，筋力盡炎洲。一以功名累，翻思馬少遊。

【校】

〔霧雨〕明鈔本霧作暮，非。

〔指東〕崇本指作想。按：黃庭堅墨蹟亦書作想。

〔鄉園〕英華

園作原。

【注】

〔馬少遊〕馬援本傳：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遊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掾吏，守墳墓。鄉裏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

【箋證】

按：清一統志云：「馬伏波祠有三：一在武陵縣南沅水上。一在桃源縣東高吾鋪，臨沅水。一在桃源縣南二里。」未知孰是禹錫所經。篇末「一以功名累，翻思馬少遊」二語，自是禹錫貶謫中有此感。

〔壺頭〕後漢書馬援傳章懷注：「壺頭，山名也，在今辰州沅陵東。武陵記曰：此山頭與東海方壺山相似，因名壺頭山也。」又云：武陵記曰：「壺頭山邊有石窟，卽援所穿室也。」

〔鄉園辭石柱〕馬援爲扶風平陵人，石柱未詳所出。

聞董評事疾因以書贈 董生奉內典。

繁露傳家學，青蓮譯梵書。火風乖四大，文字廢三餘。敲枕晝眠晚，折巾秋鬢疏。武皇思

視草，誰許茂陵居？

【校】

〔乖四大〕明鈔本乖作乘。

〔眠晚〕全唐詩晚作靜，注云：一作晚。

【注】

〔四大〕圓覺經：我今此身四大和合，謂地水火風。

【箋證】

按：外集卷十董府君墓誌，董挺曾官大理評事。又云：「中年奉浮屠，說三乘，」則此詩即贈董挺無疑。繁露用董仲舒著春秋繁露，三餘則用董遇語。魏略云：董遇字季直，善治老子、左氏傳。人有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此以二董切其姓。茂陵居用史記司馬相如傳：相如常稱病閒居，不慕官爵，拜為孝文園令，既病免，家居茂陵。視草則用漢書淮南王安傳：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為諸父，辨博善為文辭，甚尊貴之，每為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此又兩典合用，仍與問疾意相關，組織精切，而風韻高華，禹錫詩上承大曆而下啓溫、李，脈絡分明可尋。此詩尤其彰明較著者。

〔青蓮譯梵書〕王維有詩題云：「苑舍人能書梵字，兼達梵音，皆曲盡其妙。」詩云：「蓮花法藏心懸悟，貝葉經文手自書。」苑舍人謂苑咸。咸酬詩云：「蓮花梵字本從天，華省仙郎早悟禪。」

贈澧州高大夫司馬霞寓

前年牧錦城，馬蹋血泥行。千里追戎首，三軍許勇名。殘兵疑鶴唳，空壘辨烏聲。一誤雲中級，南遊湘水清。

【校】

〔牧錦城〕崇本牧作收，畿本牧作收，注云：一作牧。全唐詩作牧，注云：一作收。按：作收者指平

劉闢事。

【注】

〔空壘〕左傳襄十八年，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

【箋證】

按：高霞寓，舊唐書一六一、新唐書一四一均有傳。傳云：「貞元中，徒步造長武城使高崇文，待以猶子之分，擢授軍職，累奏憲宗，甚見委信。元和初，詔授兼御史大夫，從崇文將兵擊劉闢，連戰皆克，下鹿頭城，降李文悅、仇良輔。蜀平，以功拜彭州刺史，尋繼崇文爲長武城使，封感義郡王。元和五年（八一〇），以左威衛將軍隨吐突承璀擊王承宗，又加左散騎常侍。明年，改豐州刺史，三城都

團練防禦使，六遷至檢校工部尚書。元和十年（八一五），朝廷討吳元濟，以霞寓宿將，乃析山南東道爲兩鎮，以霞寓爲唐鄧隨節度使。霞寓雖稱勇敢，素昧機略，至於統制，尤非所長。及達所部，乃率兵趣蕭陂，與賊決戰，既小勝，又進至文城柵，賊軍僞敗而退，霞寓逐之不已，因爲伏兵所掩，王師大衄，霞寓僅以身免。坐貶歸州刺史。後以恩例徵爲右衛大將軍。十三年（八一八），出爲振武節度使。此詩稱之爲澧州司馬，似可補史傳之闕。或先貶澧州司馬而量移歸州刺史。據詩中「前年牧錦城」之句，自是指擊劉闢之事，「一誤雲中級」則指蔡州失律也。然元和十年（八一五）以後，禹錫已刺連州，無由與霞寓相遇，據詩意則確指霞寓無疑，或是遙寄之耳。又按：禹錫與霞寓別有一段傳說。唐語林六：「劉禹錫守連州，替高霞寓，後入爲羽林將軍，自京附書曰：以承眷輒請自代矣。公曰：感，然有一話。曾有老嫗山行，見一獸如大蟲，羸然跬步而不進，若傷其足者，嫗因卽之，而虎舉其足以示嫗，嫗看之，乃有芒刺在掌下，因爲拔之。俄而奮迅闐吼，別嫗而去，似媿其恩者。及歸，翌日，自外擲麋鹿狐兔至於庭者，日無闕焉。嫗登垣視之，乃前傷虎也。因爲親族具言其事而心異之。」此說之誕妄不可據，禹錫固早已在連州矣。焉得有替霞寓之事？至於霞寓爲羽林將軍舉禹錫自代之說，據唐會要所載建中元年（七八〇）勅文，常參官清望官外，外官惟節度、觀察、防禦、軍使、城使、都知兵馬使、刺史、少尹、赤令、畿令在上表讓一人之列，霞寓與禹錫官班迥異，無由舉代，此皆可置勿論。

〔雲中級〕漢書馮唐傳載其對文帝之語云：「今魏尚爲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擊之，所殺甚衆，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且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禹錫用此，爲霞寓鳴不平也。

宿誠禪師山房題贈二首

宴坐白雲端，清江直下看。來人望金刹，講席繞香壇。虎嘯夜林動，鼉鳴秋澗寒。衆音徒起滅，心在淨中觀。
不出孤峯上，人間四十秋。視身如傳舍，閱世甚東流。法爲因緣立，心從次第修。中宵問眞偈，有住是吾憂。

【校】

〔徒起滅〕全唐詩徒下注云：一作從。

〔淨中觀〕全唐詩淨下注云：一作定。

〔甚東流〕全

唐詩甚作似，注云：一作甚。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注】

〔有住〕金剛經：應生無所住心，若心有住，即為非住。

【箋證】

按：此詩無年月可考，據「清江直下」之句，似在江南諸郡，又與晚泊牛渚一詩相次，或是夔、和二州往來時所作。又全唐詩以第二首收入白居易卷中，恐非。

晚泊牛渚

蘆葦晚風起，秋江鱗甲生。殘霞忽變色，遊雁有餘聲。戍鼓音響絕，漁家燈火明。無人能詠史，獨自月中行。

【校】

〔變色〕紹本、崇本、畿本、英華變均作改。全唐詩變下注云：一作改。

〔遊雁〕紹本、崇本、英

華遊均作遠，畿本作旅，惟結一本、中山集作遊，疑是旅之壞字。

【注】

〔詠史〕按晉書文苑傳：袁宏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謝尚時鎮牛渚，秋夜乘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

江。會宏在舫中諷詠，遂駐聽久之，遣問焉。答曰：袁臨汝郎誦詩。卽其詠史之作也。尙卽迎升舟，與之談論，申旦不寐。

【箋證】

按：輿地紀勝云：采石山在當塗縣北二十餘里，牛渚北一里。江源記云：高旅於此取石，因名采石山，北臨江有磯曰采石，曰牛渚。此詩當是禹錫上和州時或罷和州遊建康時所作。

又按：前人之評此詩者，陸游入蜀記云：采石一名牛渚，與和州對岸，江面比瓜洲爲狹，……然微風輒浪作不可行。劉賓客云：蘆葦晚風起，秋江鱗甲生，謂此磯也。

又按：此詩首聯「蘆葦晚風」與「秋江鱗甲」互文爲對，此是律體中之別一格，可徵禹錫詩之多變化而不拘拘於常規也。

罷郡歸洛陽閑居

十年江外守，旦夕有歸心。及此西還日，空成東武吟。花間數瓊酒，月下一張琴。聞說功名事，依前惜寸陰。